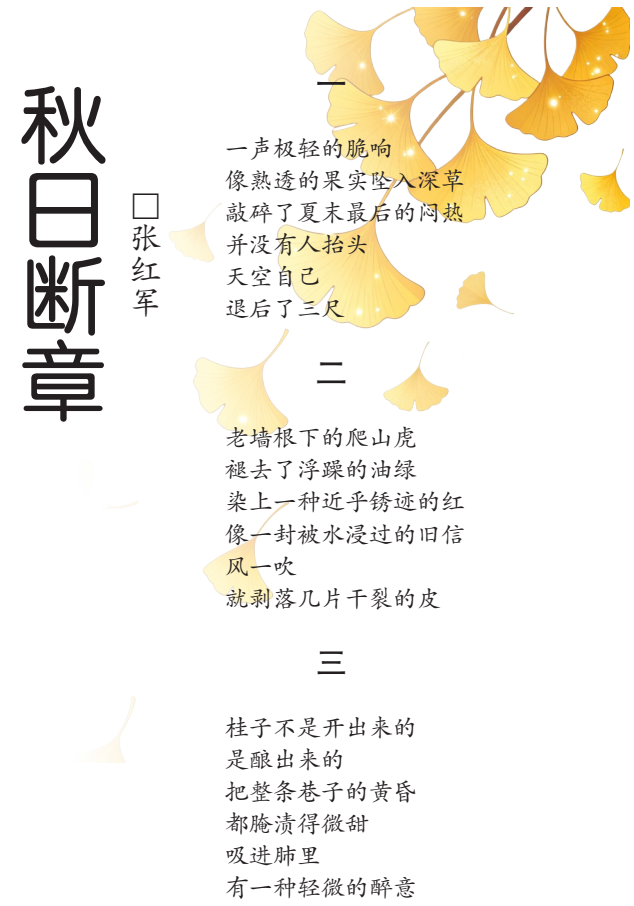




■点 评

回忆中的情感涡流

□王春林

一篇小说，两篇散文，一首诗歌，这一次刊发于“微光”版上的四篇(首)文学作品，集中聚焦的，全都是个体生命记忆中的情感故事。

小说《许愿机器人》可以看作是基层写作者对人工智能的一种朴素想象。作品聚焦的是翁婿两代人以接力的方式“像守护神”一样，在神农架担任哨所民兵的故事。奉献精神的代际传承之外，结尾处蒋芳儿子表示，长大后一定要设计出一款AI机器人去代替父亲当哨兵，这一幼稚却真诚的想象，传达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父子深情。

散文《金银花》中最核心的物象，无疑是金银花这一“我”童年记忆中的平凡植物。植物虽然平凡普通，但借助于这一物象，作者铺陈出自己对象故乡的一片真情，更有对母亲的深切怀念。另一篇幅稍长但却更具情感冲击力的散文，是《时光洪流中小小的你们》。身为哈尔滨某学校教师的作者，以其他含深情的笔触，真切写出了自己在任教过程中与学生们缔结的情谊。标题中的“时光洪流”与结尾处的“20年前”都清晰地告诉读者，作品所聚焦的发生在师生间的情感故事，全都永远地驻留在了作者的生命记忆深处。其中，具有某种幽默风趣色彩的，是“吹‘仙气’”一节。面对慈慈并非故意的屁股“骨折”的“谎言”，“我”不仅没有简单苛责批评，而是以“吹‘仙气’”的方式巧妙地予以化解。“吹‘仙气’”这一细节所凸显出的，正是师者对幼小心灵的关爱与呵护。

诗歌《秋日断章》，通过对若干秋日意象的撷取与锻造，成功涂抹出了一幅作者记忆中的秋日景象。诗中的爬山虎、桂子、落叶、天空等意象，锁住的不只是季节的脉律，更是个体生命在某一瞬间的情感向度。

将这些饱蘸情感浓度的短制集结在一起，我们收获了当下时代新大众文艺的某种鲜活剪影。

(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)

吹“仙气”

那天午休，我正为下午的一节公开课忙得焦头烂额。有两个孩子“呼哧呼哧”地跑过来：“老师啊，大事不好啦，慈慈的屁股骨折了!”

屁股骨折?得多大的力量才会导致这么严重的结果!凭经验，问题不会那么严重。

“你们怎么知道他屁股骨折了?”
“他自己说的呀!边哭边说屁股骨折了!”
我急忙去现场。

围了一圈孩子。慈慈坐在花坛边，左腿撑着地，右腿伸得直直的。眼泪正噙里啪啦地往下掉，看到我，更加抽噎：“老师……我的屁股骨折了……怎么办啊?”

定睛细看，屁股坐在花坛的水泥台上，如果骨折了的话，应该不会这么坐着。问他怎么摔的。说：“我跑着跑着不小心就摔到地上了。”“那你是怎么坐在这儿的呢?”“同学们扶我过来坐的。”

我必须作出准确判断。有问题得尽快送医，又得避免小题大做。

我轻轻动了动慈慈伸直的右腿。他大呼小叫：“不能碰啊，骨折了是不能碰的。”

我继续试探道：“不是屁股骨折了吗?腿活动一下没问题的。”

听我这么一说，他的脚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擦了两下。我悬着的心稍微放松了一点。

慈慈没什么大事儿，只是摔了一跤，多少有点疼。他一定听说过“骨折”一词，也晓得骨折的严重性，于是把摔跤和疼痛想象成了骨折。可是，老师并非医生，仅仅是分析和判断。让他站起来试试?不行，万一判断失误呢?

慈慈还在嘤嘤地哭。

我忽然有了主意，扬起右手，在他眼前夸张地晃了晃：“你看老师这只手啊，跟别人的手可不一样呢!”他“嗯”了一声。“你知道怎么不一样吗?”

这时候，一个围观的孩子接茬：“老师的手嘛，肯定跟别人的不一样!”

“对呀!我的手可神奇了。你看——”我装模作样地往手上吹了一口“仙气”，“我只要一摸你的腿，你就会动了!试试好不好?”

慈慈不再哭，瞪圆了满是疑惑的眼睛。我轻抚了一下那条伸直着的右腿。

哈，神了，他的右腿慢慢地，一点一点地收了回来。慈慈羞涩地笑，还含着未干的眼泪。



时光洪流中小小的你们

□清风徐

“我再摸一下，你就能站起来了。”我又侧转身围观的同学们：“你们相信吗?”孩子们有的说相信，有的说不相信。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。

这回我吹了两口“仙气”。用中指抵住大拇指，弹了下去。在同学们惊奇的目光中，慈慈站了起来，亮亮的眼睛里含着的都是笑意。

我趁热打铁道：“告诉大家，我还有更大的本领呢。这回可以让慈慈蹦起来!”

我用吹了三口“仙气”的手掌在慈慈的屁股上拍了拍，果然，慈慈很配合地跳了一下，还嘎嘎地笑起来。大家欢呼。慈慈再跳。然后，他和他们一起蹦蹦跳跳着跑远了。

一只青芒

教师节一大早，校园里响彻《长大后我就成了你》的旋律。这是每年我最幸福的一天。不久，孩子们便三三两两地来了，有的举一枝康乃馨给我，有的把亲手制作的贺卡摆在讲桌上，有的笑眯眯地走过来，说一声“节日快乐啊”就跑开。

史鹏进来的时候，我正在电脑前埋头准备课件。他喊了声“老师”，声音很小，有几分胆怯，似乎担心惊扰了我。“老师，送你的，祝你节日快乐!”“呵，这是什么?”“青芒!我爸爸的朋友从海南带回来的!”青里泛黄的颜色，有一股浓烈的羞涩光芒，个头儿比平常所见的芒果大很多，掂在手里，应该有3斤左右吧。“你和同学们分了……”没等我的话说完，史鹏已跑出去。

放学时候，忙忙乎乎地把孩子们放走，回到教室处理几个未完成作业的小家伙。一

回身儿，看见青芒还在书柜上。一拍脑门，怎么把这事儿忘啦!

摸出手机，打电话给史鹏妈妈。我说你和孩子在哪儿，她说出校门了。我说你回来吧，史鹏送我一只青芒，带回去给孩子吧。史鹏妈妈说这是孩子的一片心意。我说史鹏都没吃，你让我一个人独享哪能心安呢。史鹏妈妈说马上回来。

我不能冷了孩子的心意，便忙活着去找能切开这么大芒果的刀。谁会在学校准备这东西呢。还别说，我在收发室自己做饭的门卫那里找到了。

史鹏和妈妈这时候也到了。芒果不管怎么切，都会切偏，中间有核，切不动，必定一半大一半小。我们又在谁拿大的谁拿小的这推上推让了半天。最终我拿了小的。

送走他们母子。三个不写作业等着挨训的小孩儿目光齐刷刷地盯着半个芒果。我“扑哧”一下乐出声来。看来我今天无法酝酿情绪处置他们了。我说，知道这叫什么吗?三个臭小子异口同声，芒果!想吃吗?有一个说想，有一个咽了下水，还有一个不好意思地笑了下，没说不想。

我说那就来吃吧!这仨谁也没客气，一起围了上来，生怕落后就被别人抢了去。

有人评论青芒的味道如何好，比平时吃的芒果要好吃。另一个调皮地说当老师真好，有人送芒果。还有个小家伙吃完了说，不能再给我一块。我彻底晕了，他们把不写作业的事儿已经忘了。

有一种快乐叫忘记。做孩子真好。

看这阵势，不抢是吃不着了，就见缝插针，趁乱放进嘴里两小块。味道果然特别，清甜的甜。

许愿机器人(小说)

□马建忠

秘，在这里没有一丝尘埃，没有一丝污染，没有一丝油气。

上年纪后，领导说给老蒋换了一个哨兵岗位，去单位看大门。老蒋心里明白咋回事，说：“单位人多嘴杂不好看，我还是跟树木打交道吧。”一晃，他就退休了。

那年除夕，蒋芳丈夫小武去厨房煮饺子的时候，老蒋眼里忽然有了一丝光亮，对她说：“芳儿，世界自然遗产神农架太需要有人守卫啦。”

蒋芳说：“爸，您现在退下来，神农架林区守卫工作与您没有关系了。”

老蒋若有所思说：“跟我没关系了，但和你有关啊。”蒋芳瞅着父亲不明其意。

老蒋微笑说：“我想让小武去民兵哨所，继续守护神农架林区。”

蒋芳眉头一下子凝成大疙瘩，说：“不行。”

老蒋耐着性子说：“小武在边疆山口上当的就是哨兵。

你跟他恋爱，我相中的就是他不怕苦，敢担当，有责任心。”

蒋芳坚决不同意，任由老蒋嘴都要磨出茧子就是不同意。她说：“爸，这些年您当民兵，我跟妈两个人相依为命的日子不容易。”

金银花

□李 晔



白，白，雪白，亮黄，橙黄，直至金黄。爆开的一朵朵花，感觉使了毕生的气力，让小小的我有些佩服。

母亲忧郁地告诉我们，其实，我们采摘的“银花”，正确的名字叫“金银花”。这种紫骨朵的花也是金银花的一种，即使后期的干花，也不像其他花败了，丑了样子。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金银花。既然被称作花，它来这世上就是装扮日子的。可不等它开，就被人采摘了。采了阳坡，采阴坡。采第二茬，第三茬。为了换点活钱吃顿肚子，山坡都踏成平道了，花也不成花了!

母亲把这株丰茂的金银花连根挖回，栽在院门口。让我和姐姐招呼村里的小伙伴们来观赏，号召大家上山采摘时千万不要伤金银花的根，或使镰刀肆意砍割藤蔓。

母亲还借口串门委婉地劝告婶婶大妈们，不要过早采摘，否则卖不上好价钱，还白耽误工夫。更重要的是，作为药材它达不到

小安同学

那年春天的脚步格外迟缓，直到五月中旬，才扭捏着来了。树枝抽出嫩芽，春意也在心头俏丽。

下课的时候，我去操场，看孩子们撒欢儿，顺便把自己放在春天里。虽然明知道没有长出新叶，但是那些大树的光影折射在眼睛里，还是令人快意的。

上课铃声响了，我跟在孩子们身后回教室。我走在最后，进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坐下来等我。坐在门边的女孩儿小安一见我，瞪大了惊恐的眼睛“啊”地叫出了声，伸出手指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是一再地向我的头发指着，身子则向后缩去。

我被她的反应吓住了，我想问题出在我的头发上。这时其他孩子的视线也聚焦过来。有几个孩子迟疑着判断：“好像是杨蝎子。”

我打了个激灵。那东西，是杨树上的虫子，浑身长满了似黄色又似咖啡色的刺，蠕动起来又吓人又恶心，蜇人有毒性。打小我就怕。

我一直站在门口第一张桌的位置，貌似镇静，看着不知所措地注视着我的孩子们，内心已经慌乱得不成样子。我想用手把它打下来，却不能判断它在头发的什么位置，怕我的手不小心碰到它。

孩子们也都屏住呼吸。教室里，抽了真空一样的安静。

忽然，小安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，身体向我探着，伸手，迅疾在我头发一侧横扫下去。那东西，瞬间落在旁边无人的桌子上。她像弹簧一样弹回座位，双手抱胸，缩在那里。

我终于松弛下来。去看被小安打落下来的东西。它有七八厘米长，异常安静。我壮着胆子凑上前去。嗨，哪里是什么杨蝎子，是杨树狗，毛茸茸的小穗穗，也就是杨树的雄花。

我拎起来，给孩子们看。大家长出一口气，满教室充满如释重负的灿烂。

小安还没有缓过神儿来。我摸摸她的脑袋，别怕了，不是虫子。

摸着她的头的时候，我心里满是感动。

掐指一算，都是20年前的事了。孩子们早已蒲公英一样各自天涯，我留在原地，守望一代又一代人之初时期的那一份纯真。时光的洪流滚滚东逝，我不追忆似水年华，我看见江河浩荡，波光粼粼。

(作者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某学校教师)

药效会耽误病人病情，毁了山里人厚道的清誉。临走，母亲会郑重地倡议大家，过日子要有细水长流的打算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金银花是老天爷给大山的赏赐，如果银花都被连根拔掉，连缠绕上银花藤的小树也砍掉了，那多年后的大山不就成了石头!我们不能让后辈戳我们的脊梁骨啊……

我仔细地探究金银花，惊奇地发现，盛开的金银花花瓣排列像手掌，一边是大拇指，像母亲，一枝独秀，一边是我们姐妹四人，手拉手骨肉相连。它分“八”字开放。柔软地向下弯曲，像残缺美的小喇叭。六根花蕊触须上冒着隐隐的平顶小伞，虽娇弱但也坚强。它们有序地团结在一起吐着芬芳。

摘银花的日子，母亲对我们，对自己，也像对这些不言不语的金银花说，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，到时，漫山遍野都会闻到金银花香。

我扬着头问母亲：“妈妈，等我长大了，是不是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啊?”

是，会越来越好，会更好!

那个带领我们，把采摘好的花骨朵分成等级，在阴凉地方晾干换钱的母亲永远地去了。她没有等到花香浓，花灿烂。

故乡。此时，

漫山遍野，母亲安息的地方金银花一定像眼前的花，绚烂多姿，繁花似锦。

(作者系北京务工者)